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石點頭 第六回 乞丐婦重配鸞儷

天地茫茫一局棋，輸贏黑白聽人移。
萬事到頭方結局，半生行徑莫先知。
請君眼氏留青白，勿亂人前定是非。

石崇豪富休教羨，潘安姿容不足奇。

話說人世百年，總不脫貧富窮達四字。然富的一生富到底，窮的一生窮到底，卻像動搖不得。無怪享榮華的受人多少奉承，受艱難的被人多少厭賤。那受人奉承厭賤的，雖一毫無差恥惱怒之意，那奉承厭賤人的，卻自以為是。撮出錦上添花，井中下石，掉那三寸舌，不管人消受得起，磨滅不過。這是怎的說？

只因眼裡無珠，把一切當面風光，撒抹了許多豪傑，豈不可惜！

豈不可恨！昔是有個王播，未遇之時，讀書木蘭寺中，每日向和尚處投齋。叢林中規矩，小食以後，日色中天，火頭飯熟，執事者撞鐘三聲，眾僧齊到齋堂吃飯。那木蘭寺和尚，十分勢利，看見王播，讀書未就，頭巾四角不全，衣襟遍身破碎，總然有豪氣三千，吐不出光芒一寸。終日隨着眾僧，聽了鐘聲，上堂吃飯，眾僧無不厭賤。更可恨那執事的和尚，使下尖酸小計，直待眾僧飯畢，然後撞鐘。王播聽得鐘聲，蹣跚走到，籬內飯無餘粒，盆中菜無半莖，受此奚落，只得忍耐。未免含慍歸心，淚隨羞下，題詩兩名於壁上道：

上堂已了各西東，慚愧闍黎飯後鍾。

寫罷拂袖而出。後來一舉登科，出鎮揚州，重遊木蘭寺。

眾和尚將碧紗籠罩著所題詩句，各各執香，跪伏在地，叩頭而言，說望老爺寬洪海量，恕我輩賊禿有眼無珠，不識好人。那王播微微笑道：「君子不念舊惡，何足介意。」見此碧紗籠蓋之處，乃揭開一看，不覺世事關心，長歎一聲。隨喚左右，取過筆硯，又題兩句於後道：

三十年來塵撲面，今朝方得碧紗籠。

世情冷暖，人面高低，大率如此。後人做傳奇的，卻借來裝在呂蒙正身上，這也不在話下。如今且說一個先時狼狽，後來富貴的女子。莫說旁人不料他有這段榮華了，便是他引鏡自照，也想不起當年面目。正是：

時運未來君莫笑，困籠終有上天時。

話說淮安府鹽城縣，有一村莊人姓周，排行第六。此人原有名有表，因做人沒撻熬，不曾立得品地，所以人只叫他是週六。那週六生長射陽湖邊，朦朧村中。所居只有茅屋三間，卻又並無牆壁，不過編些籬槿，塗些泥土，便比別人家高堂大廈一般。這朦朧村地本荒涼，左邊去是水，右邊去也是水。若前若後，無非荊榛草澤，並無一片閒田，可以種麥種菜。就遇農忙插苗之時，也只看得。週六又是闖兀不學好的人，總或有搭空地，也未必肯去及時耕種。人便不肯向上，這日逐三餐養命之根，卻不可少。你道他做甚生涯度日？專靠在澤中芟割蘆葦雖小，盡有賣處。即此便是他一生衣食根本，卻比富家大戶南莊田北莊庫，取之不竭用之有餘，一般作用。但是天性貪杯好飲，每日村醪濁酒，卻少不得。趁得少，吃得多，手頭沒有一日寬轉。

更可憐老婆先已死過，單有一個女兒，小名長壽。那長壽女年一十八歲，只因喪了母親，女工刺繡，一些不曉。雖如此說，就是其母在日，也不過是村莊的阿媽，原不曉得描鸞刺鳳，織繡縫裳。所以這長壽女只好幫著週六劈蘆做席。你想習熟這樣生活，總然臂如蓮藕，少不得裝添上一層蛇腹斷紋，任你指似筍尖，也弄做個播鼓槌頭。更可惜生得一頭好發，足有四五尺長，且又青細和柔。若此發生在貴家富室深閨女頭上，日日加上香油，三六九篋去塵垢，這烏雲綠鬢，好不稱副粉容嬌面。可憐生在此女頭上，鎮日塵封灰裹，急忙忙直到天暗更深，沒有一刻清閒。巴到天明，舀些冷水，胡亂把臉上抹一抹。將一個半月梳子，三梳兩挽，挽成三寸長，歪不歪，正不正，一個播槌，豈非埋沒了一天風韻！又可惜生得一口牙齒，齊如蝟蟻，細如魚鱗，雖不曾經灌香刷，擦牙散，天生得粉花雪白，又不露出齒齦。還有一樁好處，眉分兩道春山，眼注一泓秋水。

雖則面黃肌瘦，卻是鼻直口方，身材端正，骨肉停勻。這等樣一個女兒，若是對鏡曉妝，搽脂傅粉，穿上一身鮮衣華服，緩步輕行，可不令少年浪蕩子弟，步步回頭！單嫌兩隻金蓮，從來不曾束縛，兼之蓬頭垢面，滿身破碎，東綴西聯，針線參差。

把他弄得分明似個煙薰柳樹精，怎能得遇呂純陽一朝超度。更有一件，年雖及笄，好像泥神木偶，閉著嘴，金口難開。除卻劈蘆做席，只曉得著衣吃飯，此外一毫人事不懂。

常言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到了這般年紀，少不配個老公。

婚姻雖則是天緣，須是要門當戶對。這週六行徑，有什麼高門大戶與他成親？恰好有個漁翁劉五，生長北神堰中，正與大兒子尋頭親事。憑著堰中胥老人做媒，兩家遂為姻眷。男家捕魚，女家織席，那有大盤大盒，問名納采，湊成六禮之事。不過幾貫銅錢作聘，拳雞塊肉，請胥老人吃杯白酒。袖裡來，袖裡去，絕不費半個閒錢。那週六獨有這樁事十分正經，送來錢鈔，分文不敢妄用，將來都置辦在女兒身上。荊釵布裙，就比大大妝奩。揀了一日子，便好過門，這方是田莊小家禮數，有何不可。

正是：

花對花，柳對柳，破畚箕，對折茹帚。編席女兒捕魚郎，配搭無差堪匹偶。你莫嫌，我不醜，草草成婚禮數有。新郎新婦拜雙親，阿翁阿媽同點首。忙請親家快上船，冰人推遜前頭走。女婿當前拜丈人，兩親相見文縷縷。做親筵席即擺開，奉陪廣請諸親友。烏盆醜碗亂縱橫，雞肉魚是兼菜韭。滿斟村醪敬岳翁，趕月流星不離口。大家暢飲盡忘懷，連叫崩頭飛燙酒。風捲殘雲頃刻間，杯盤狼藉無餘藪。紅輪西墮月將升，丈人辭倒如顛狗。鄰船兒女笑喧天，一陣蒼蒼齊拍手。

週六送女兒成親，吃得爛醉，劉五轉央鄰船，直送歸家，這也不在話下。大凡婦女縫聯補綴，原為本事。長壽女自小不曾學得，動不得手。至於捕魚道路，原要一般做作。怎奈此女乃旱地上生長，扳不得罾，撒不得網，又搖不得櫓，已是不對腔板。況兼漁船底尖，又小又活，東歪西蕩，失手錯腳，跌在水中，滿身沾濕。又無別件衣裳替換，坐待日色，好方曬乾。

又遇天陰雨下，束手忍凍。劉五不是善良主顧，倘若媳婦有些差失，這場大口舌，如何當得他起。一日偶同兒子入市賣魚，一路說此一件關心要事。假如劉五雖說如此，兒子若憐愛老婆，還有個商量。那知夫妻緣分淺薄，劉大已先嫌妻子沒用，心下早懷著離異之念。聽了他父親這話，分明火上添油，便道：「常言龍配龍，鳳配鳳，鸚鵡對鸚鵡，烏鴉對烏鴉。我是打漁人，應該尋個漁戶。沒來由，聽著胥老人，說合這頭親事。他是編蘆席的人，怎受得我們水面上風波。且又十個指頭並作一夾，單吃死飯，要他何用？不如請著原媒並丈人一同到來，費些酒飯，明白與他說知：你女兒船上站不慣，恐有錯誤，反為不便，情願送還，但憑改嫁也得，依然幫著丈人做活養家也得。我家總是不來管你，如此可好麼？」劉五點頭，稱言有理。教兒子先歸船上，自己到胥老人家，計議此事。

卻值老人正在村中，沿門搖鐸說道：「孝順父母，尊敬長上。」還不曾念到第三第四句，被劉五一扯，說道：「胥太公，一向久違失望，今日有多少米了？」胥老人把袖子一提，說：

「盡在其中，尚不滿一升之數。」劉五道：「一升米值不得好些錢文，我看天色晚了，到我船上去，吃杯水酒何如？」胥老人道：「通得，通得。」就猶未了，只見前邊一伙人，鴉飛鵲亂的看相打。走過仔細一看，卻是週六賣蘆席與人，有做豆腐後生，說了淡話，幾乎不成。為此兩相口角，遂至拳手相交。

旁邊一個老兒解勸，就是後生之父。胥老人從中挨身強勸，把竹片橫一橫，對那老者說：「你平昔不曾領導令郎，所以令郎

無端尚氣，這是你老人家不是。」又對那後生說：「週六就住在射陽湖邊，與這北神堰原是鄉黨一樣，又不是他州外府來歷不明之人，可以吃得虧的。況且他是賣蓆子，你是做豆腐，各人做自家生理，何苦掉嘴弄舌，以至相爭，便是非為勾當，不可，不可！」後生與週六聽罷，兩家撒手。胥老人就搖起鐸來高聲念道：「和睦鄉里，教訓子孫，各安生理，毋作非為。」眾人聽了一笑而散。

劉五見機緣湊巧，說道：「周親家惱怒既解，不如同到小舟，同胥阿公閒坐幾時，飲杯淡酒。」週六重新拱手道：「那日厚情，竟忘記謝得，怎好又來相擾？」劉五道：「親家莫談笑話，只因小人家做事，不合禮節，就是令愛過門之後，三朝滿月，不曾屈親家少敘，實為有罪。」週六聽了此言，滿面通紅，說：「劉親家，說也沒用，自小女出嫁到今，已過一月，就是碗大盤盒，也沒一個。若如此說來，一發教我置身無地！」

「胥老人搖手道：『莫說此話，兩省，兩省！』說話之間，不覺已到船邊，上船坐下。

長壽女見了父親，掉下兩行眼淚。劉大見了丈人，在船艙板上作個撒網揖。劉五妻子，也向船頭道個萬福，說：「親家公，甚麼好風，吹得到此。我船上蘆蓆已破，又被媳婦錯腳踏穿，墮下水中。親家公有緊密些的，可帶幾扇與我。」劉五道：「閒話莫說，且去燙酒煮魚。與親家蕩風。」那劉五已與兒子商量，定要把媳婦退回。所以飲酒之間，只管說媳婦生長岸上，在船上不便的話。向著胥老人，丟個眼色，又附耳低言如此如此。長壽女聽說到落水一節，想從前無衣少著，沒替換受了寒凍，不覺放聲大哭。週六還未開口，胥老人終是個作媒的，善於說開說合，便道：「不難，不難！我卻有個兩理之策在此，只是各要依我。」劉五道：「胥老公說的話，怎好不依的。」胥老人道：「從來岸上人做不得水上人的道路，水上人卻做得岸上人的經紀，此乃自然之理。週六官喪偶之後，止有長壽姐一人，嫁到你家，時時牽掛。今日已滿月，何不且送媳婦還家，只算做個歸寧。劉小官也到丈人家去，學做蘆蓆，一來可以幫扶丈人，盡個半子之孝；二來你家船上應用蘆蓆，盡取足於週六官，又不消劉阿媽費心。二令郎年紀也不小了，依我就尋個船上姐兒，朝晨種樹，到夜乘涼。娶了這房媳婦，早晚間原自幫襯，不兩便麼？」那劉五道：「說此甚妙。但我大兒子到親家處，少不得還湊幾串錢，與他做蘆蓆本錢才是。為今之計，不若親家同令愛先歸。隔兩日，待我計較了錢鈔，親送兒子上門來何如？」週六聽見肯教女婿來相幫，又帶有本錢，喜上心來，暗自躊躇道：「自從女兒嫁後，沒有幫手，越覺手頭急促。如若女婿回來，大有利益。」乃扯個謊道：「我又無第二個兒女，做得人家，總來傳授女婿，便在我家去住也無妨。但蘆蓆生意微細，比不得親家船上網網見錢，還宜斟酌，莫要後悔。」胥老人道：「阿呀！我老人家道話弗差個。若是有時運，船上趁得錢，岸上也趁得錢。若沒時運，莫說網船這業，就是開典鋪，也要折本。趁我在此，令愛今日就一齊回去。」

「劉五道：『胥阿公說得有理。況我現有兩個兒子，就作過繼一個與親家公，也未為不可。』胥老人拍手笑道：『說得妙，說得妙，快拿熱酒來！』週六道：『既如此，只得領命了。』劉五即教兒子，去備只小船候候。這週六見了酒杯，分明就是性命，一壺不罷，兩壺不休。看看斜陽下山，水面霞光萬頃，兼之月上東隅，漁歌四起，欸乃聲傳。胥老人忙叫天色晚了，快些去罷。週六攜著女兒過船，胥老人一同送歸。行至射陽湖邊，風色漸高，週六已有九分醉意，要坐要立，指東話西，險些撞入河去。何期已到屋下，繫船上岸，船頭一歪，週六翻個筋斗，滾下水中。長壽姐見父親落水，急叫救人。那船家與胥老人，自道手遲腳慢，誰肯向前。及至喊起地鄰，打撈起來，已是三魂歸地，六魄朝天，叫喚不轉了。可憐：

泉下忽添貪酒鬼，人間已少織蓆人。

長壽姐撫屍慟哭了一番，到家中觀看，米粒全無，空空如也。自己身邊又沒分文，乃央胥老人報知公姑丈夫，指望前來資助殯殮。正不知劉五父子，已不要他，只慮週六做人無賴，撒費口舌，聞知溺死，正中下懷。那裡肯把錢鈔來收拾？胥老人原與劉家一路，也竟沒回音。長壽姐懸望他兩三日不至，已知不相干了。告左鄰右舍，在屋角掘個土坑，將父親埋了。尋問至此神堰中，仍要到丈夫船上。那劉五望見他來，將船移往別處。路中遇見胥老人，央求尋覓丈夫船隻，胥老人將不要他的話，明明回絕，倒又痛哭一場。可憐單身獨自，如何過得日子？只得求乞於市。自射陽湖邊，以及北神堰地方，村戶相連炊煙不斷之處，無所不到。到處亦無有不捨粥舍飯與他吃的。

可怪天生是富貴人的格相，福至心靈，當初在父親身邊織蓆時候，面黃肌瘦，十分慊慊。一從乞食以來，反覺身心寬泰。雖不免殘羹剩飯，到反比美羊羔，眼目開霽，說話聰明。覓了一副鼓板，沿門叫唱蓮花落，出口成章，三棒鼓隨心換樣。

一日叫化到一個村中，這村名為墊角村，人居稠密，十人熱鬧。聽見他當街叫唱，男男女女，擁做一堆觀看。內中一人說道：「叫化丫頭，唱一個六言歌上第一句與我聽。」長壽姐隨口唱道：

我的爹，我的娘，爹娘養我要風光。命裡無緣弗帶得，若惱子，沿街求討好淒涼。孝順，沒思量。

又有一人說：「再唱個六言第二句。」胡口唱道：我個公，我個婆，做別人新婦無奈何。上子小船一旺，立勿定，落湯雞子浴風波。尊敬，也無多。

又問：「丫頭，和睦鄉里怎麼唱？」又隨口換出腔來道：我勸人家左右聽，東鄰西舍莫爭論，賊發火起虧渠救，加添水火弗救人。

又有人問說：「丫頭，你叫化的，可曉得子孫怎麼樣教？」又隨口換出一調道：

生下兒來又有孫，呀，熱鬧門庭！呀，熱鬧門庭！賢愚貴賤，門與庭，庭與門，兩相公。呀，熱鬧的門庭！

貴賤賢愚無定準。呀，熱鬧門庭！呀，熱鬧門庭！，還須你去，門與庭，庭與門，教成人。呀，熱鬧門庭！

有的問說：「各安生理怎的唱，唱得好，我與你一百淨錢，買雙膝褲穿穿，遮下這兩隻大腳。」卻又隨口換出腔來唱道：大小個生涯沒難弗子不同，只弗要朝朝困到日頭紅。有個沒弗來顧你個無個苦，阿呀，各人自己巴個鑊底熬烘烘。

又有人問道：「毋作非為怎麼唱？」長壽姐道：「唱了半日，不覺口乾，我且說一隻西江月詞，與你眾客官聽著。」本分須教本分，為非切莫為非。倘然一著有差池，禍患從此做起。大則鉗錘到頸，大則竹木敲皮。爹生娘養要思之，從此回嗔作喜。

說罷，躡地而坐，收卻鼓板，閉目無言。眾人喝采道：「好個聰明叫化丫頭，六言哥化作許多套數，胥老人是精遲貨了。」

「一時間也有投下銅錢的，也有解開銀包，拈一塊零碎銀子丟下的，也有盛飯遞與他的，也有取一盞茶與他潤喉的。正當喧鬧之際，人叢中一個老者，擠將入來，將長壽姐仔細一看，大聲叫道：「此是射陽湖邊周第六女兒耶，何為至此？」長壽姐聽得此聲，開眼一看，面貌甚熟，卻想不起。你道此老者是誰？

原來此老，也住在射陽湖陰，姓嚴號幾希，深通相法，善鑿淵微。以為麻衣道人善相，他的相法可與相並，麻衣道人別號希夷，故此嚴老遂號幾希，自負近於希夷先生也。當初常與週六買蘆蓆，蓋一草庵，故認得長壽女兒。相他發鬚玄、眉目郎、齒牙細、身材端雅、內有正骨，只是女兒家，不好揣得。所以腳有天根，背有三甲，腹有三壬，皆不見得。至於額有主骨，眼有守精，鼻有梁柱，女人俱此男相。據此面部三種，以下他具體三種，定然是個富貴女子。只嫌淚堂黑氣，插入耳根，面上浮塵，互於髮際，合受貧苦一番，方得受享榮華。當時週六只道他是混說，語言間戲侮了幾句，嚴老大怒而去，自此絕不往來，竟不知此女下落。

這日偶過此村，看見眾人攢聚，撥開一看，正見此女默坐街心，認得昔年顏面，不覺聲歎息。此時長壽姐時運將到，氣宇開揚，嚴老又復仔細一看，說道：「周大姐不要愁，不要愁，造化到也。」旁邊一人說道：「正是造化到了，卑田院司長要娶他去做掌家娘子哩。」眾人聽了齊笑起來。嚴老道：「你莫小覷了他！此女骨頭裡貴當有誥封之分。若這百日內仍復求乞，可將我這兩隻不辨那玉石的明珠刺瞎了。」從人笑道：「倘然不准，那裡來尋你？」嚴老道：「我不是無名少姓的。若是不驗，徑到射陽湖陰，問來知庵嚴幾希便是。」道罷，分開眾人，大踏步走了。眾人方知此老是神相嚴幾希，自此互相傳說，遠近皆知。

不想北神堰邊，有個富人，姓朱名從龍，聽得這些緣故，他平昔曉得嚴老相法神妙，必非妄言，有必要提拔此女。一日於途中

遇見，遂問道：「你終日求乞於市，須無了局。何不到我家供給薪水？吃些現成安樂茶飯，也免得出頭露面。」長壽女道：「尊官若肯見憐，可知好麼。」即便棄去鼓板，隨朱從龍歸家。入廚下汲水執爨，送飯擔茶，辛勤服役。他在市叫乞時，雖則口食不缺，卻也風雨寒暑，朝暮奔馳。今到朱家，日曬不到，雨淋不著，雖有薪水之勞，卻無風寒之苦。頓覺面上塵埃都淨，豐彩漸生。一日，朱從龍坐於書房中，見長壽女捧茶而至，放在桌上，回身便走。從龍道：「何不少住須臾？」語言雖則如此，然顏色風魔，卻有邪淫之念。長壽女變色說道：

「灑掃有書幃之童僕，衾裯有巾櫛之女奴。越石父願辭晏相而歸縲繼者，恨不知已也。謹謝高門，復為丐婦。」朱從龍被此數言，不覺慚赧退避，改顏說道：「我憐汝是良家女子，暫落卑田。今在我廚下，原非長策，欲為汝擇一良匹，非相戲也。」

「長壽女不答，掩面而出。正是：

花枝無主任西東，羞共群芳鬥豔紅。

縱使枝頭甘自老，肯教零亂逐春風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有一書生，姓吳名公佐，本貫湖廣廣濟人氏。這廣濟舊名蕪春，在淮楚之交，負山倚江，本多富家大族。

公佐家世簪纓，倚才狂放，落拓不羈。擊劍走馬，好酒使氣，至於一擲博，不惜黃金千兩。又雅好名山勝水，背父遠遊，來至鹽城地方。浪蕩天涯，資斧盡竭，日窮一日，無可聊生，乃投入本城延壽寺內，權為香火之為人。可笑他：

本來是豪華公子，怎做得香積行童。打齋飯，請月米，懶得奔馳；挑佛像，背鐘鼓，強為努力。鋪燈地獄，急忙忙折倒殘油；請佛行香，生察察收藏襪布。監齋長壽線，禮所當應；書押小香錢，例難缺少。道場未散，鎮壇米先入磬籠；晝食才過，浴佛錢已歸錢袋。算來不是孫悟空，何苦甘為郭捧劍！

吳公佐在延壽寺混了數月，一日在外吃得爛醉歸來，當家和尚說了他幾句。公佐大怒，使出當年性氣，與和尚大鬧一場，走出寺門。想一想，我吳公佐也是條漢子，暫時落魄，怎受這禿驢之氣，不如且歸故里，再作道理。將身上所有衣服變賣，做個盤纏，一脚直走到廣濟。親友們都聞得他在鹽城延壽寺，做過香火道人，俱笑道：「這個挑聖像背齋飯桶的，不知放不下本處那裡伽藍，何方檀越，復流回來。想必積得些道場使用，齋襪銅錢，要在本鄉本土置幾畝香火田，奉禮祖先祭享。再不然，是要討個香火婆，與和尚合養個佛子佛孫哩。」你也笑，我也笑，把他做了話柄。父母叔伯，也都道他不肖，並無一人瞅睬。吳公佐原是會讀書有血性的男子，那裡當得起這般嘲笑，心中又羞又怒，卻又自解道：「蘇秦下第，妻不下機，嫂不為炊。骨肉冰炭，自古皆然，豈獨我吳公佐！況男兒四海盡堪家，何必故鄉生處好。」立下這念，遂復翻身仍到鹽城。常言好馬不吃回頭草，料想延壽寺自然不肯相留，決無再入之理。卻到何處去好，難道吳公佐便這樣結果？且隨意闖去。

也是天使其然，卻遇著延壽寺東房借讀書的一個秀才，複姓司空名浩。曾見公佐在寺，做過香火，頗是面善。詢其來歷，公佐道出幾句文人話語，司空浩大以為奇。自想不知果是何等樣人，便留到讀書處坐下，盤問一番。公佐談吐淵博，應答如流，司空浩不覺驚異起敬，說道：「足下本是我輩中人，如何失身此寺執役？」公佐笑道：「抱關擊柝，賃春灌園，古人之常，何足為怪。」於是盡以實情相告。司空浩留他住下，乃與眾齋長說：「我輩雖忝列齋序，今見廣濟吳兄，腹笥舌陣，不覺斂手退步。此兄客途寥落，何不令他居於學宮旁舍。凡一應書東往來，府縣公移委到本庠者，悉托此兄代筆，免費我筆心思，兼省學師之委諭，可不兩便？」眾人盡以為然。遂引公佐見了學師，揀一齋房與他居住。自此時共諸友盤桓，日親日近，凡文翰之期，花月之會，若吳公佐不在，滿座為之不歡。

一日中秋佳節，眾友釀金，敘於前街劉孝廉羅亭賞月。酒設在馴鴛沼上。鴛，文禽也，左右其翼，原係野性，非人家沼池中可畜。那劉孝廉園池，時有此鳥飛集，遂起一館於沼上，取名馴鴛。是夜對月飲酒，適見兩隻鴛鴦，從空飛下。司空浩道：「月光明淨，文鳥嚶鳴，正好入詠。吾輩可取古人詩一句，中間要鳥月兩字，作一酒尾。」眾友俱稱最妙。司空浩遂把盞說道：「叫月杜鵑喉舌冷。」一友姓鄧名元龍，就接口道：「子規枝上月三更。」一友姓冉名雍非，沉吟再四，乃言：「鴛鴦湖上煙雨樓。」司空浩道：「請問再兄，此句出在何詩？」雍非道：「小弟豈不知，二兄所詠，一出蘇子瞻，一出蘇子美。但只言鳥月，並不及鴛鴦，所以特造此句，雖非古作，卻有根據。鴛鴦湖，在嘉興府南門外，煙雨樓，即在鴛鴦湖上，自我作古，卻不好耶？」三人各相告罰，哄堂不已。

輪到順公佐，微微冷笑說道：「大略詞家要顧名思義，今夕在馴鴛沼上詠詩，並無鴛字入題，所以該罰，此名不稱其義之一徵也。若我吳公佐，生來年已三十，孟浪遊蹤，至今尚未有家。倘奉令詠及鴛鴦，卻與此身名義乖謬，請甘先罰巨觥，後來再詠一詩見志。萬物共為恥笑，以增詞壇話柄。」眾友道：「何敢，何敢！就請吟來。」公佐持杯望月，吟出一詩，卻是七言八句。詩云：

十載淮陰浪蕩游，射陽湖水碧於秋。

雖逢飄母頻投飯，卻愧王孫未罷鉤。

燕子樓前新月冷，鴛鴦塚上野禽啾。

臨波雖有雙魚佩，只恐冰人話不投。

吟罷，眾友齊聲稱賞。司空浩道：「吾兄有此捷才，撰成妙句。才子在此，安得無佳人哉！」鄧元龍忽然叫道：「有，有，有，吾當為吾兄作伐。」冉雍非道：「兄有何門，以作朱陳配郭！」元龍附耳低言如此如此。冉雍非笑道：「妙，妙！聘財盡是我三友承當，並不消吳兄掛念。只是擇日取吉，專待尊命。」司空浩道：「兩兄所言，誠為盛念，何獨不會小弟知之？」鄧元龍道：「六耳不傳道。吾兄若知，定先要挨一腳媒人，吳兄客邊冷淡，便不好與他節省一些矣。」三人大笑。正當歡笑之際，適翰輸縣送中秋節禮與本縣，縣公有帖到學，要作回啟。差人立候，公佐遂先辭去。

去後司空浩問道：「適聞兩兄所言，戲耶，真耶？」鄧元龍道：「兄不聞北神堰朱從龍收得一丐婦乎？此婦乃射陽湖陰週六之女，出嫁與漁戶劉五之子。周女不諳漁家生業，兼之夫婦無緣，退還週六。何期週六身死，此女無靠，流落街衢求乞。有嚴幾希相士，相他骨頭裡貴，後來有好日。因此朱從龍收於廚下，供薪水之役，日漸改頭換面。從龍前與我言，欲待為之擇配，雖不比洪皓贖劉光世豕豕子，卻勝於曹孟德再嫁文姬。

今吳生客中離索，吾輩為渠安頓一所門戶，為他治些禮物，辦些酒筵，令彼鰥夫曠女，得遂于飛，也是好事。倘吳生廉得此情，知道乞丐根苗，恐成笑話，或棄之而去，在吳生不免薄倖之名，我輩不失好義之舉。適才老兄摘三問四，未免先成笑端，故此秘而不語。以意度之，或可或否，正須老兄一決。」司空浩道：「此事固無不可，但須先與吳兄說知，方為全美。」鄧冉二人皆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若說知，定然不諧。這吳生是說大話的人，亦有三分俠氣。昔年在延壽寺中，若為奴僕，及歸故里，厭疾不容。到此無依，也是一精光赤漢，並無依食。我等既拔他苦難之事，又完配怨曠之際，勿論感恩深處，量必為家，燕好之私，盡蓋全丑。況乞丐之中，勝於淫奔；說合為親，並非野合。吳生成親之後，和好膠漆固不必言。即或有改悔之心，我輩當以大義折之。只要破些錢鈔，教朱從龍厚些汝窰，聞那女子飲食已久，漸成模樣。吳生見財自喜，不費一錢，得卻一房家小，有何不樂？」司空浩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同去朱家走一遭，與他去斟酌。」元龍稱言有理，當晚席散。次日，三人步到朱家。那朱從龍家雖豐裕，卻少文士往來，近時方與鄧元龍相交，今見又同兩個秀才來拜，不勝慙慙管待。

延坐已畢，叩問來意，三人俱以前情相告。朱從龍欣然道：「在下收留此女，見他有些志氣，愛護勝於親生。方欲與他擇配，不道三位先生，有此義舉。自古道，見義不為，無勇也。在下當薄治汝窰，以嫁此女，其外房戶酒饌之類，三先生分為治辦，決不食言也。共襄厥事，以成士林一段佳話。」三人聞言大喜，即欲相別。從龍留住，大設酒席，盡歡而散。明日三人來對吳公佐說道：「佳人有在，佳期不遠，但求老兄擇一聘日，並定婚期，弟輩當與吾兄速成此事。」吳公佐道：「天下那有不費一錢，

情人成婚之事？」鄧元龍道：「昔阮宣子四十五家，王大將軍斂錢為婚，古來曾有行之者，吾兄亦何必多讓。」公佐道：「且說是何等樣人家，有多少年紀，人物若何，使小弟知道，也好放心。」元龍笑道：「老兄不必細問，臨期便知。我三人必不相誤，包稱絕妙便了。但求成婚後，當以天緣自安，篤好終身。新婦不作朱買臣之妻，老兄勿效黃允重婚之事，傷害天理，滅絕人倫，則我輩弟兄永永有光矣。」吳公佐道：「三兄既有此等美情，小弟若負義忘恩，誓生生世世永墮豬狗胎中。」言罷，叩頭向天設此誓願。

三人見他如此賭誓，料無他意，即來回復朱從龍。從龍喚過長壽女，說知就裡。長壽女臉色漲紅，俯首不言。從龍道：

「汝既為夫家所棄，在此亦非終身可了。若此良姻不就，嚴幾希之言反不驗矣。」長壽女聽了，才點頭拜謝。從龍吩咐家人，勿得預先走漏消息。鄧元龍三人各出資財，賃起房舍，買辦牀幃傢伙，一面叫公佐選擇日期。正是凶事不厭遲，吉事厭近，選定九月初二行聘，十三日天德黃道不將日成親。這聘禮也不過鄧元龍三人袖裡來袖裡去，所以外人並不知得。到成婚這晚，三友已治縣酒席，朱從龍親送此女來至，大家歡呼暢飲，夜闌方別。三友復珍重吳生好作新郎，公佐唯唯微笑。這段姻緣果出意外：

周氏女，自漁蓑臥月，海棠紅拋在江濱，猶留卻半分顏色。

吳家兒，向畫裡呼真，白元君染成被褥，盡拚著一瀉波濤。

大抵豪邁之人，當富足時，擲千金而不顧。及至窘迫，便是一文錢也是好的。譬如吳公佐，本來是富豪公子，昔年何等揮霍！此時飄零異鄉，窮愁落寞，驟然得了這房妻室，且又姿容端麗，動止安祥，又有好些資妝，喜出望外。初意只道是朱從家養女，並不知此女昔時行徑。及至成婚之後，那壇中人當做一件新聞，三三兩兩的傳說。公佐聞得大以為怪，細細訪問，方知就裡。因想自己是個男子漢，到沒奈何時，只得權借僧寺棲止。何況此女，為夫家所棄，無所歸依，至於淪落，亦不足異。轉了這念，毫無介意。那司空、鄧、冉三友打聽消息，並無片言，喜之不勝。吳公佐本來資性通達，文章詩賦以外，酷好的是呼盧局博。只因一向窮苦，謀食不暇，那有銀錢下場賭博。到此得了這些妝奩，資用有餘，更兼家有賢妻，又是吃過辛苦，自會作家，不勞內顧。不覺舊時豪態復發，逢場作戲，擲骰扯牌，無有不去。

不想卻遇著一個大大賭客，這賭客是何等樣人？乃是鈐轄葛珣之子，小名尊哥。那尊哥生來不讀半行書，只把黃金買身貴。見了文人秀士，便如仇敵，遇著吳公佐這般好賭之人，卻是如魚得水。尊哥自恃稍粗壯，與公佐對博，千錢一注。也是吳公佐運該發財，尊哥無梁不成，反輸一帖。到公佐手中，呼麼便麼，呼六便六，分明神輪鬼運一般，到手擒來。尊哥今日不勝，再約明日。明日不性，再約後日。不數日間，接連輸下幾千萬緡。尊哥世襲官銜，雖不加貧，公佐白手得錢，積累巨萬，從此開起典庫。那典庫生理，取息二分，還且有限。惟稱貸軍裝，買放月糧，利上加利，取費無算。不五年間，遂成鹽城大戶，聲達廣濟故鄉。

當初公佐落魄歸家之日，親族中那個不把他嘲笑。至於父母，雖是親生兒子，惟恐逐之不去。今番廣濟縣中，是親非親，是友非友，惟恐招之不利。那吳公佐葉落歸根，思還廣濟。長壽姐又無三黨之親，在射陽湖濱無有眷戀。只有父親尚埋淺土，備起衣衾棺槨，重新殯葬，營築墳墓，並遷其母，一齊合葬。

又買下幾畝田產，給與墳丁，以供祭掃。葬事已完，收拾起身，同歸廣濟。可敬那吳公佐非薄倖之人，大張筵席，請司空浩、鄧元龍、冉雍非三友痛飲一日，各贈銀兩，以酬昔日成婚之用。

又同妻子到朱從龍家，拜謝養育轉嫁之恩。惟有嚴幾希已死，到其墳墓，沃酒祭奠而別。

諸事既畢，歸到廣濟。喜得雙親未老，漸思一舉登科。埋頭兩年，便游廣濟學宮，三人棘闈，兩預貢籍。科貢原是正途，藉此資格，出為雲南楚雄府南安州知州。政簡訟清，一州大治。

可見家道富饒的人，免得貪酷，致損名節。三年考滿，父母受封。周氏女封為孺人，衣錦還鄉，並不以舊時行徑被人談笑。

那吳公佐出身富貴之家，容易革去延壽寺香火面目。像周氏從父親織席起身，至於漁戶退歸，沿門乞食，衣裳襤褸。既無一寸光鮮，面目灰頹，哪見半分精采。無端身入朱家，飽食暖衣，及至出配吳生，資財充裕，女工針指，無有不精，身體髮膚，倍增柔膩。坐一坐如花植雕欄，步一步似柳翻繡閣，卻是為何？從來衣食養人，勝於莊嚴佛相。至若身居閨闈，封出朝廷，從頭一想，總成一夢。奉勸世人，大開眼界，莫要一味趨炎附勢，不肯濟難扶危。倘後來人家勝天，可不慚赧無地？

說便是這等說，恐怕跳不出炎涼腔子。何怪蘇秦不第而歸，王播聞鐘而食，不為妻嫂所笑，闍黎所唾哉！自古道：「未歸三尺土，難保百年身。」百年之內，饑寒夭折，也不可預知。就是百年之內，榮華壽考，也不可定。只要人曉得難過的是眼前光景，未定的是將來結局，在自己不可輕易放過，在他人莫要輕易看人。若不信時，但看周氏女始初乞丐市中，後來官封紫綬，即是榜樣。詩云：

湛湛青天黯黯雲，從頭到底百年身。

也難富貴將君許，且莫貧窮把日曛。

冬盡梅花鬚著蕊，雪消楊柳自逢春。